

愛國女俠龔慧貞

張慧琴

豪情勝慨不讓鬚眉

十九年前亦即民國四十一年夏天，我在臺北遇見了一位同是由青島出來的朋友，在軍中服務的顧渡清君，他的未婚妻是龔慧貞三姐的姪女，她們都沒來得及逃出魔掌。渡清喊龔三姐是三姑姑，所以也客氣的喊我是張姑姑了。

渡清看見我的第一句話說：「由香港輾轉逃出來的朋友說，三姑姑被槍殺了……」震驚之下，我禁制不住，眼淚直奔湧了出來。接着他又說：「三姑姑在青島被綁去滙泉刑場的時候，自己仍然是收拾的整整齊齊，毫無怕懼，而且沿路不斷的高喊着：『三民主義萬歲！中華民國萬歲！蔣總統萬歲！……』慷慨激昂，從容就義。看見的人們都欲泣流淚……」聽完了他的這番話，我心如針刺，全身痠痛，體力和精神都似已不能支持，連嗚咽的泣聲都無力氣吐出喉間。浩翰的人海中，今後再不能見到天才橫溢、親切知微，愛人勝過愛自己，無論什麼時候，都遵照總統訓示，以「犧牲自己的安樂，來謀人家的安樂」為己任的龔三姐了。

過了幾天，我專誠到士林鎮看望龔慈貞四姐，原想問問三姐被難的實況，又深深的怕刺痛了她的傷心，話到嘴邊，終究又嚥了回去。然而，我是又多麼盼望着我所聽到的「龔三姐被槍殺」的傳聞是錯誤的啊！

自從那一年，龔三姐的音容、愛心，和大節凜然的風骨，時時都縈繞在我的腦際，她是我永不會忘懷的龔三姐。我想念她，我却不知道應該為她做些什麼？這些年來，我為哀念慈母的逝世，經常寫些雜文，來安放自己的傷心。龔三姐的慘死，更在我的傷心處多了一個創口，想來想去，我還是我這枝無力的筆，把龔三姐「犧牲自己的安樂，來謀人家的安樂」的事蹟記錄下來，來追念這位充滿人性、維護自由、慷慨成仁的愛國女俠龔慧貞三姐吧！只是怕這篇不成章法的記錄，不能寫出龔三姐豪俠、熱誠、愛國、坦真的萬一啣！

龔慧貞三姐，生長在詩書門第，龔先伯父是江蘇武進世家，民初曾主持山東的電報局。三姐的大哥在山東海關服務，二哥在經濟部工作，四姐是青島市慈靜小學的校長，五姐出身輔仁大學

，六弟當我離開青島前正讀山大。龔慧貞三姐排行老三，這也就是她被稱之謂「三姐」的由來。高中畢業後，她因患眼疾在家休養了一段時間，後來覺悟到要救國必先強民，要強民，當然以同胞的健康為首要。所以，就毅然決然的要推廣體育。那時，女子體育的專門學府甚少，她費了不少的心血，才說服家人，自己跑到上海，考入兩江女子體專攻讀。因為她敬業認真，敏捷好強，所以能以最優秀的成績獲得畢業。又因為她生性豪放，對任何人都謙恭親切，所以她的同學親友，以及許多認識的青年人，都喜歡和她往來，環繞着她，喊她「三姐」，她是那許多青年朋友們的中心。我家和她家是世交，龔先伯父和家先父都是江蘇人，又都是中央派往山東單位負責的主管，所以於公於私都很親近。不幸，我的父親因病早逝，世態炎涼中，龔伯父、伯母仍是古道熱腸，給我們年輕孩子們的鼓勵和教誨很大。所以我從小也就常夾坐在龔三姐的許許多多朋友中湊熱鬧了。

我開始記得龔三姐最清楚的事情，是她的抗日活動。就在蘆溝橋事變的第二年春天，楊柳正



貞慧與參加抗戰勝利後廬山全國青年第一大會，在站，總統後右側攝影留念（花穿）。

（者條名佩胸，袍旗）

披著新綠，搖曳著輕風的時節，山東半島已陷在日寇空軍的淫威下，令人透不出氣來，大家惶惶不安，朋友們見面所談的大多是今後的行止。有一天，許多朋友在龔三姐家正談論着這個問題，當時，有幾個青年朋友太軟弱，要大家得過且過，其中有位黃小姐，口吻中竟不惜要與敵人妥協。那時，我雖年幼，聽了已是氣忿填膺。在大家閉口無言，在大家沉默的空氣中，龔三姐突然拍案而起，破口大罵，她說：「凡是黃帝的子孫，頭可斷，血可流，決不能做亡國

奴！要與敵人周旋到底……。」這一番高呼，大快人心。她這種真情和正義，不獨深深擷取了青年朋友對她的向心，同時，更使當時的那些朋友們，後來很多人參加了抗日的行動，很多人參加了游擊隊，很多人只留下一封信給父母親，自己就偷偷的奔向大後方。我清楚的記得，就連那位黃小姐，後來也參加了抗日工作。這是我第一次對龔三姐最佩服而銘刻心中的一件事情。

後來在日寇鐵蹄下被蹂躪的朋友們，只要有困難，都找龔三姐想辦法，她總是抱著一股熱忱為大家儘力服務。常常資助青年朋友到大後方讀書，我親眼看到她將自己的薪金都送了朋友，又苦苦勸請龔伯母將貴重的首飾拿出來送到當舖去，換了錢贈送朋友。她自己却快樂的過着勤勞儉樸的生活。她這種忠懇愛人的胸襟，使我漸漸感到了龔三姐的偉大。

龔三姐常好打抱不平，有誰受了別人的欺侮，她總不顧一切的主持正義。三十年前，她任教的學校同事中有一位于大姐，教書認真，又負責任，深受學生們敬重，人却非常老實。每年到了學年快終了七月末，那位校長先生總不再續發聘書給她；然而，一到了九月，將要開學前，那位校長又叫工友將聘書送到于大姐家中。這樣，那校長就將八月份于大姐的薪金安然的吞在自己腰包中了。于大姐家中有老母稚弟，不易離鄉遠去，所以總是忍着恥辱又接下聘書。一年、兩年、三年都是這種情形。最後還是龔三姐首先發難，忽然，一天的上午，她閃爍着明亮的眼睛，挺胸推開了校長室的玻璃門，我們很多人偷偷的伏

在窗外聽，她大氣磅礴的先數說那位校長的不對，那校長只唯唯諾諾，大家在窗下竊喜，直到那校長低頭認罪，並答應對於大姐決下不為例。三

姐才出了校長室門，我們都哄笑着擁了過去，大家從內心裏都感佩不盡。我常常自己想，人類為什麼不能和平相處呢？偏偏有人硬要欺侮人呢？

三姐是有革命精神的，她對社會的黑暗腐敗，總是毫不留情的摧毀。她一直都是以堅強無比的愛心，磅礴正然的毅力，影響着周圍的朋友。往事段段，沒有一件，不是使人感激的。

三姐的愛心，不獨籠罩着她所認識的朋友，而且，更推廣到她所不認識的人羣，甚至擴大到她的能力範圍所不能負擔的地步。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：她一位同事的姐姐，三姐從來沒有見過面的朋友，因為生了雙胞胎，而又難產，生命萬分危險，急需需要輸血救命，所需的血，正好和三姐的血型相同，於是三姐在誰人都不知道中，自動跑到醫院去大量輸血，結果產婦雖然不治身死，同時三姐也因輸血過多，後來患

了慢性氣管炎，每當斜風細雨的天氣，她總是咳嗽個不停。我曾經跟她半開玩笑的說：「三姐，愛人是應該的，可是，也不要太虐待自己嘛！」她却是又溫和又嚴肅的回答說：「你比我年輕，將來你一定會明白，只有愛人才會有真快樂……」三姐許多犧牲自我愛人的事實，知道的人很多，我想比我年歲大些的，從青島出來的朋友，一定比我更為詳細。

小姑獨處作撮合山

三姐是多才多藝的，她除了學問好，運動好之外，又會吹笛子、吹簫、彈鋼琴、拉胡琴、唱平劇……，懂得的行家，都說她吹、拉、彈、唱的都可登大雅之堂。她在多人面前講話，總是妙語如珠，機鋒犀利，隨便一言半語，都能扣緊大家的心弦，談到高興處，會使大家忘了時間，忘了疲倦，忘了饑餓。她那柔美的歌喉，嘹亮的音色，悠揚婉轉，更能使人心怡適飛，精神振作。她的平劇造詣，在山東是有名的，多少次的粉墨登臺，無不是滿場喝采，餘韻無窮。我的會唱兩三句西皮二簧，也是由她那裏學得來的，什麼「青衣」、「老旦」、「臺步」、「指法」等等，我都略懂些皮毛。曾記得，我們常常在冬雪之夜，大家圍爐清唱，我們最喜歡那齣「岳飛大破金兀朮」中的「王佐斷臂」，大家高喊着「今夜晚施巧計，把番營來闖，落一個青史名標，在那萬載傳揚……」更振起了愛國的熱誠和豪氣。我和三姐對國家大事，有着共同的認識，共同的理想——我們要誓死爭自由！誓死奉行三民主

熱情慷慨，江南女兒却大有鬚眉男子風的龔慧貞，攝於抗戰勝利後。



義！爲主義堅強奮鬥！

龔三姐最崇拜革命先烈秋瑾女士，所以她平常談話時，最喜歡講論秋瑾女士轟轟烈烈的愛國史實，講到秋瑾女士爲國家、爲民族捨身成仁的時候，她總是敬佩的五體投地，感嘆不已，這使我更深深牢記住，真正愛國的人，是不怕犧牲自己而來貫徹主義、奮鬥到底的。

龔三姐不但人緣好，而且很有排解糾紛的能力，無論什麼人發生了意見，只要她說一句話，總會把歧見冰消瓦解。會記得，有一位郭小姐，嫁給了溫文、雅號叫「老夫子」的張先生，這位先生家道中落，只會讀書不會生財，雖然住着高樓大廈，實是外強中乾，日常生活艱窘萬分。郭小姐誤以爲婆婆虐待刻薄自己，所以常常和丈夫吵嘴，跟婆婆淘氣，鬧的全家不安，母子、婆媳眼淚漣漣。後來由於龔三姐苦口婆心的勸慰開導郭小姐，她居然能够識大體，明孝悌，全家不因爲生活困迫，竟而和樂融融，都生活在歡洽喜悅中。

龔三姐又是寫蠅頭小楷的能手，她的字體工整秀麗到令人驚駭。她讀書治學主張要「博」，經、史、子、集和現代的文學作品，她都能過目成誦。對於總裁的訓示，更是認真的研究。她常常背誦着 蔣總統的訓示，講解給青年學生們聽。奉 總統訓示「研究學術、修養身心、砥礪品德、鍛鍊志節，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」爲人生的指針。她治學精神嚴謹，每在夜深寂靜的時候，她還是一個人人在用功。她的生活樸素，時時奮發向上。她對自己一刻也不放鬆，就連寫給我的

信，沒有一篇不是詞意激昂、文情並茂的。不但激發我治學的興趣，對我的爲人處世，獲益更多，令人喜愛的不能不予珍藏。

三姐事業心重，對自己婚姻問題很爲淡薄。可是，她對別人却主張「天下有情人成眷屬」。因爲她的策勵，曾促成了不少佳耦。就是龔四姐和五姐的結婚，也都是她一手促成的。哥哥妹妹都結了婚，她爲孝敬龔伯伯母，就更把自己的婚姻放在一邊兒了。當時四姐和五姐的朋友，原都是三姐的志友，他們敬重三姐，却深愛着四姐和五姐，因爲得不到伊人的青睞，竟先後病倒了；三姐着急的又哄又騙，逼着她的四妹、五妹分別去看望她們的朋友，因爲這「看病」，後來得使她（他）們結成了美滿的伴侶。現在她們有的在臺北，有的在西德，都已經是兒女成羣了。在他們甜蜜的歲月中，我想，每當花前月下，當更會份外的懷念起繫鈴的三姐了吧？

經過了八年悠長的歲月，抗戰勝利了，我們原都應該奮起作建設的工作。可是，山東全省除了濟南市和青島市外，各地又被匪軍竄據，淪入了赤色的地獄，到處都是被匪徒殘暴的「鬭爭」和「清算」，多少親友血肉模糊的倒了下去，統統都被包圍在迫害和恐怖之中。大家又掙扎着從死裏奔向自由地區逃生，有的人半路上又被捉回去，慘被槍斃；有的人在半路上即被殺害，只有少數人，才僥倖逃出虎口……現在讓我擦乾了眼淚，再拿起筆來，龔三姐實在是有毅力、有根性、有卓見，是熱愛國家、熱愛領袖、忠貞的革命黨人。她早就看透了共產匪黨是專制害民的暴徒

，她不但要揭破這些暴徒的假面，而且全力呼籲她所有的朋友們，要參加維護自由的鬭爭！那時候，就是在自由地區，常常有人失蹤、被暗殺，每一個人都清楚的知道，那是共匪血腥的技倆。很多人都明哲保身不敢出頭，獨獨龔三姐不懼怕，更振發、更不斷的展開和匪徒明爭暗鬭，爭取了不少有爲的青年，搶救了多少人的生命。

慷慨赴義香消玉殞

烟臺、威海衛等地相繼淪匪後，龔三姐先去了青島。民國三十四年嚴冬，我的大姐大哥遭共匪慘害後，我慈愛的母親忍受不了椎心殘酷的虐害，命令二哥和我分別先逃。那是三十五年初春，在一個春雨霏霏酷寒的黑夜裏，母親雙眼含淚，送我到大門口，顧不得眼淚流濕了我們母女的衣襟……我向母親拜拜，扭頭疾行，跑到海邊，潛入預先接頭好的一隻運蘋果的小航船裏，船即啓碇了。原說三天就可到國軍管轄的青島市，偏偏那夜遇着了狂風駭浪，我們的小船，竟在波濤洶湧裏掙扎了十四天，才到了嶗山口；又一天，才到青島。到了青島後，先住在一位姓苗的同學家裏。龔三姐的消息真快，第三天她特地跑來看我，不但立刻爲我介紹了工作；同時，她對很多逃亡出來的朋友們，都安排的一妥百妥，使大家的工作崗位外，把一時一刻都放在挽救民族的鬭爭中。當時，龔三姐是青島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一個大隊長，我也是一個大隊長，我們在共同的目的下奮鬥，各有成就。不管認識或不認識的人逃

到青島，只要是思想純正、肯爲三民主義奮鬥，大家就儘力幫助他們、維護他們。尤其是龔三姐！三十五年七月，抗戰勝利後第一個夏季，全國青年廬山夏令營，龔三姐光榮的當選青島市唯一的女青年代表，去廬山面聆 蔣總統的教誨。回青島後，她一直轉告我們 總統訓示的：「……革命黨員，要不辭勞怨，不惜犧牲，真正信仰主義，奉行命令，爲國家、爲黨、爲主義堅強奮鬥！……」以及「……爲社會爲民衆勤勞服務，犧牲自己的安樂，來謀人家的安樂！」……同時，她把她與 蔣總統合照的一張像片送給了我，給了我很多鼓勵。我輾轉到了海外，依然把這張像片好好的保存在身邊。後來，我雖然也曾有機會謁見 最高領袖。然而，這張像片，在我生命中却是爲最珍貴的。因爲龔三姐已經被慘害了，她是爲主義和信仰而被慘害的，是大義凜然、臨難不苟被慘害的。是在臨死之前，還高呼着主義和領袖萬歲而被慘害的。是許許多多同志和親友的好榜樣，我們都應該有臨難不苟、忠貞堅強、奮鬥到底的決心！

就在平津、上海等全國各大都市，學潮鬧的最厲害的時候，青島年青的學生也受了煽動，躍躍欲試。龔三姐又出來站在第一線，在青年層中所所謂「人民大學」，專門針對青島，吸收知識青年，前在「洗腦」。由於三姐的努力，很多已經上當、就要動身前往的青年，都幡然悔改，明白了是非，得救了他們的終生。龔三姐愛青年勝於愛自己、愛國家更勝過愛家庭。在這種情形下，許多青年受了她的恩惠。從青島撤出來的青年中，有不少是獲得她的照顧的。然而，她自己最後却慘死在暴徒的槍下。

龔三姐有超人的能力和眼光，三十七年，在上海舉行的全國運動大會，青島市榮獲女子隊田

徑賽冠軍，完全是龔三姐的功勞。她平日任勞任怨，苦心訓練，督導嚴謹。在最後選拔選手代表的時候，有一位姓王的選手，本來各項成績都很優越，可是，竟被落選了，那位王選手哭的死去活來，這並不是她的運動技術不好，而是她一時疏忽、運氣欠佳。她很想同去上海觀摩，但家境不好，無力負擔旅費；當時的公費名額又是有限。那位王選手將自己的希望和情況，老老實實向龔三姐報告了，三姐立刻答應自己掏腰包，負擔王小姐的旅費和在上海的生活費。後來到了上海，選手中有人病倒，幸虧王小姐的出場，才能圓滿獲得了整個團體的優勝。這又是龔三姐「犧牲自己，來使別人安樂」的一件意外的收獲了。龔三姐這種見義勇爲的事情，寫不盡寫，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。運動雖然不是爲了拿錦標，但從比賽中，可以訓練人刻苦努力、團結合作、犧牲小我、貫徹到底的精神。把這種精神帶到人生的戰場上來，任何事一定不會落人之後！

三十八年元月末，青島風雲轉急，大家都接到轉往臺灣的通知。龔三姐和我將行李搬上開往基隆的輪船，我們在青島的大港碼頭上過了一夜，但是，誰都睡不穩，幾次坐起來，遠望山嶺高低、重巒疊嶂的青島市區，萬家燈火，依然閃爍如金，這美麗的家園，一別之後，不知何時得能重歸？我們都滿懷惆悵，真是百感交集，又恨自己的力量太脆弱了，不能够扭轉狂風雨暴。說也奇怪，第二天絕早，那船上的大副竟對我們說：「輪船的鍋爐壞了，船已無法航行，必須進塢修理，請大家暫時先下船……」我們竟是由衷的感謝，於是，萬分喜悅的帶了行李返回青島市區，繼續肩負起對匪的搏鬥。時光飛一般的逝去，轉眼到了六月，腥風血雨，愈吹愈烈，許多機關團體都緊急向臺灣遷移，青島市黨部指定我們必須先走。我只好陪着驚魂甫定，經過了千辛萬苦，剛逃到青島的母親，以及許多熱情的青年

，又踏上上海邊的巨輪了。龔三姐爲了挽救更多的青年人，她被指定必須最後上船。她揮着眼淚對我說：「姜桂芳、李玉秀幾個小隊長留下來一定會遭受蹂躪，我找到了她們，立刻帶着她們一塊兒走！爲了她們的生命，爲了給國家多保存些力量，怎麼樣我也要帶着她們走……」我寫到這裏，禁不住眼淚滂沱。龔三姐一直都是「犧牲自己的安樂，來謀人家的安樂」。

夜裏，船還未開，繁星在閃爍着，海波在咆哮着。三姐依依不捨的又跑了來，在大港碼頭上，她噙着淚水，拍着我的肩膀說：「你快走，要照料伯母，更要照料青年朋友！無論在什麼時候，都要記住，我們不能爲了自己的安樂，忘了別人的安樂！……路上多保重身體！我隨後就來！」大家都難捨難離，泣不成聲。萬萬想不到，那就是我和三姐最後的一面。更萬萬想不到龔三姐以三十五歲有爲之年，就遭受到摧折了，我悲痛萬分。然而，她犧牲的是那麼壯烈，那麼英勇，那麼大義凜然，這又是凡認識三姐的人，都不能不對她致以最高的崇敬。回想往事，只恨我和三姐相處的時候我閱歷太淺，沒有給三姐什麼幫助，我永遠感到悔恨痛苦；無限歉疚，時時壓在心头；使我更時時想念三姐。

二十年了，整整二十年了，走遍南北和海外，我沒有再遇到像龔三姐那樣爽朗、俠義而有熱忱的人。歲月久了，更增加了我對她的想念和敬佩。我知道，像龔三姐那樣被慘害的志士還有很多，然而，這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，也都是活着的人的好榜樣。和龔三姐一樣，這些無名英雄都是不朽的。她（他）們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，也更我們反共復國的先驅。未來的希望，更需要我們這些活着的人繼續努力吧！（文本插圖係龔慈貞女士提供特此致謝。）